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諫賈易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爲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軾頤旣交惡其黨迭相攻易獨建言請併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爲太甚第不可復處諫列耳太皇太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公祐切公等自與皇帝議之公著曰不先責臣易責命亦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旣退公著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將

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今之時正賴左右力諍

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於是呂大防劉摯王存私

相顧而嘆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此此據呂公著家

易言文彥博呂陶黨助蘇軾蘇轍轍奏乞外任劄子可

見易到懷州謝上表又言軾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

而害正蘇轍又乞取問實狀據此則易所言大略具在

獨不信否頤雖與易同逐自緣他事為孔文仲彈劾不知

家傳何以云然又家傳載易責命在七月二十四日今

從實錄蓋七月二十四日有旨及是乃施行耳舊錄云

字以侵毀大臣言事失當故黜之新錄削去侵毀大臣四

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勾西京

國子監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人品纖汙天資儉

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

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

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

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泛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迹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而陛下亦必黽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八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伋以詩書侍講叔文以基待詔二惡交踵終兆永貞之亂注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縱卒致甘露之禍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利徧謁貴臣厯造臺諫其謁貴臣也必暗竊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爲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之而又深德之其造臺諫也脅肩蹙額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時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嘗有儔類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臺諫官頤卽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閣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

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
今陶設爲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旣不行其辭去
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
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
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
嘗過臣也一旦乃非意相干說論如此陛下以清明安
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閒謀羣臣使之相爭鬪
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伏惟太皇太
后陛下皇帝陛下鑒察眞僞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
況於咫尺之近而肯容如頤者穢滓班列變亂白黑乎
蓋緣執政推舉之過遂誤知人明哲之德伏望論正頤
罪儻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御史中丞胡宗

愈亦言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
宜一切仍舊因深斥頤短謂不宜使在朝廷先是頤赴
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
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
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
奏遂詣問疾上不悅故黜之此據舊錄稍刪潤之但刪
言者以爲間亂黜之非其罪等語新錄辨誣云頤知至是
疾而告於宰臣斯未爲過而乃以騰口爲罪又取市井
閒語以加之甚矣今刪去按史官但當錄其書耳當時
孔文仲實以劾頤亦坐是黜安可沒而不書若辨其
是非則付來者所可也胡宗愈舊傳云程頤更定太學
制率出己見無所統紀胡宗愈病之宗愈曰先帝聚士以
學教人不宜使在朝廷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
短謂不宜使在朝廷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
宗愈曰先帝學法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
當世名儒胡宗愈議論亦多不苟豈應深斥頤短謂不
宜使在朝廷此皆足以惑眾非朝廷當時必有此章未可
既駁頤學制因斥頤不宜在朝廷

謂舊錄誣宗愈也呂本中雜說劉器之言元豐時見司馬君實君實說王介甫初為政舊日同志峭直之士已漸不用猶欲用中立之士如李公擇孫莘老諸人後來如中立之士亦不用君實作俚語云卻用一隊阿躋底物事器之又言元祐中閒見君實已深不喜正叔君實亦作俚語曰幾時教你如此崛起來待陽遷起居舍人與罷了經筵

頤因三上章乞納官歸田里不報又乞致

仕亦不報此據頤集附見頤本傳載頤所以罷講筵乃

劾誤也上疏乃在去年夏末及今一年有餘矣雖今年三月亦曾再上疏然所以罷講筵要不緣此今不取

癸未禮部員外郎顏復充崇政殿說書兼判登聞鼓院

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呂惠卿責授建甯軍節度副

使本州安置法當檢舉詔更候一年取旨九月十二日移秦州尋不

行詔創立改法並先次施行應修條者類聚半歲一

進呈以正條入冊頒行若非海行法即書所入門目裁

去繁文行下所屬仍類奏六曹李輪郎官點檢刪節具

事目申尙書省樞密院令左右司承旨司看詳當否甚者取旨賞罰從樞密院言也 詔在京置宣武第十三

至第十五三指揮廣勇左第三軍第一右第三軍第一兩指揮以先銷廢寬衣天武第六指揮會計一歲廩給別詔中下禁軍以補其額故也 以西蕃寇洮河州詔

被焚屋舍土棚計閒給錢發窖藏糧斛之家計口給食

至夏熟日止死事者人給絹七匹

此係五月閒事見五月二日

詔

復進納人四任十考改官舊法仍增舉者二人

文彥

博奏臣近面奉聖旨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臣略具除改舊制節目如後吏部選人兩任親民有舉主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舉主升主州軍自此以上敘升今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效或有舉薦名實相副者

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省府推判官今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爲重路歲滿多任三司副使或任江淮都大發運使發運使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任滿亦有充三司副使或江淮發運使京東西淮南又其次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兩浙路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爲遠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使副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以至三司副使內提點刑獄則不拘路分輕重除授轉運使副省府判官或逐急藉才差知大藩鎮者其歸亦多任三司副使或直除修撰待制者三司副使歲滿卽除待制有本官是前行郎中少卿或除諫議大夫者有資淺

而除集賢殿修撰充都發運使後亦除待制三院御史
舊制多是兩任通判已上舉充歲滿多差充省府判官
或諸路轉運副使累遷至三路歲滿充三司副使又歲
滿除待制御史或言事稱職公論所推卽非次拔擢繫
自特恩正言司諫自來遷擢無定制或兼帶館職文行
著聞或議論職體方正敢言朝廷所知臨時不次擢用
本無常法三館職事本育才待用之地例當在館久任
其閒資地人品素高者除修起居注卽今起居郎舍人遇知制
誥有闕卽試補卽今中書舍人已上並舊制甄別資品履歷次
第除注之法與今來官制或小異而大同更乞與三省
參詳進呈

乙酉詔三省參詳資品履歷按新舊制除授

實錄乙酉
太師文彥

博進除改舊制甄別資品除授之制詔三省參詳資品
履歷按新舊制除授今以彥博集所載除改舊制節目
詳著於又詔吏戶刑部郎官任滿治狀顯著者長貳
癸未日

保奏與陞任訖令再任仍升一任資序通及五年理爲

兩任諸司郎中亦如之從彥博請也十月六日罷之中書侍

郎呂大防爲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

容禮儀使以呂公著辭疾故也

丙戌朝奉郎殿中侍御史韓川爲左司諫奉議郎直

龍圖閣權發遣潤州朱服權發遣福州言者尋攻其罪

改泉州六月二十八日孔文仲云云九月十四日又自福州改泉州今并書言者攻其罪據政目

丁亥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左正言丁騭進對太皇太后

宣諭曰一心爲國勿爲朋比通議大夫給事中張問

提舉醴泉觀問移疾逾兩月就私第書省中事御史趙

帆論之問亦自陳故有是命尋以正議大夫致仕

致仕在二

十四日今并書之

皇城使內侍押班馮宗道都大管勾迎奉

神宗皇帝神御赴西京會聖宮

河州南川寨戰守有

勞漢蕃官兵遷官資賜帛有差

江淮等路發運副使

路昌衡言糧綱到京欠折緣元豐六年指揮不分輕重

發遣向下結斷顯爲寬縱致近年侵盜愈多請今後少

欠並依元條在京及卸納處折會結斷杖已下卽發赴

泗州及裝發處從之

無新

詔應緣綱運事京東排岸司

弛慢聽發運司申戶部

無新

提點和州路刑獄公事岑

象求言撲買場務違欠課利已科罪者蠲罰錢之半從

之

無新

戊子詔北人及兩輸人應送他州者除婦人小口外並

依配軍法差兵級部送

新無

庚寅西南羅蕃遣人入貢

辛卯知鎮戎軍張之諫兼涇原路鈐轄

爲九月十日鎮戎被圍事書此

權涇原路鈐轄王光祖權發遣本路副總管

光祖權副總管

在十四日今并書之

國子司業黃隱爲鴻臚少卿先是劉摯呂

陶上官均爲御史日皆有章劾隱考校遷補徇私違法

妄意迎合時政凡生員試卷引用王安石經義者不問

是非輒加排斥又預出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

者知傾邪浮薄不可任太學長貳章皆不報及是乃左

遷制詞責以煩言屢至士不誠服故也

摯陶各一章均三章並附元年

十月未陶又一章附二年正月十八日隱自司業改鴻

少此據政目在二年八月十二日實錄在十五日今從

政目制詞曾肇所作見肇西垣司農少卿宋彭年權

知隸州以御史趙帆言其險刻也 詔蠲免二浙鹽亭

戶課鹽舊錢錢塘仁和鹽官昌國亭戶計丁納鹽厯歲

已久至是除之 樞密院言河北河東陝西保甲不一

請並以五家爲保丁雖多止作一保其長正合隨家保

置從之 禁私賣易銅鎗石器犯者依私有法 增曹

州冤句縣巡檢 太常博士呂希純爲宗正寺丞此據政目

希純爲太常博士政目 朝請郎楊完男特推恩以完

嘗爲禮官館職因疾請致仕未受命前死尙書左丞劉

摯言之故有是命左元祐二年八月四日中大夫尙書

完博學能文行義純正熙寧中數有臣僚薦先帝賜之

召對有所任使多在清選而完以直道自守不苟合於

世未嘗一至權貴之門甘貧守節有大臣之風其後以

館職歲滿乞補外衢州之政東南稱之臣昔與完累任

同官實知其人有昨準救舉監司以完應詔今年春蒙聖

恩召完赴闕將有所用不幸道中感疾至杭州遂乞致

仕告命至杭州之前六日完已卒矣於法親受方得推
恩臣誠悲完不幸不獲副陛下任用又不能忍死數日
待致仕告命今既死只有一子而極貧無以自存臣不
勝愚懇欲望聖慈憫完平生節操留歷書局禮官文館
之任今已被召旨而歿於道路望曲賜哀憐特出睿恩
官其孤子以全善人之祿以爲士大夫行義之勸貼黃
稱完至杭州以四月十二日乞致仕不及親受止五六日
卒當月二十二日致仕之命到州不及親受止五六日

而已

壬辰詔唐鄧強盜及藏匿家權依重法地分法

新無

癸巳三省樞密院言夏國自秉常告喪既弔卹其國又
封冊其子兩宮賜與甚厚國中部落老幼無不歡躍知
朝廷更無征伐從此可保無事不謂彼國強酋獨有異
意風聞乾順不治國事有梁葉普者擅權立威凡故主
近親及舊來任事之人多爲所害以爲若邊塞無事則
姦謀不成故輒敢犯邊以請地爲名不遣賀坤成節謝